

興

武者小路實篤著

母子

崔萬秋譯

歐陽中書畫

田

子

子

歐陽中書畫



目錄

下島進

亡友

拜訪

野野村之遺稿

掃墓

散步

母之憂慮

綾子

二人相遇

展覽會

目 錄

| |
|-------|
| 歸途 |
| 質問 |
| 進之友 |
| 綾子之憂慮 |
| 五人 |
| 綾子之妹 |
| 拜訪縫子 |
| 進與中尾 |
| 進來了 |
| 夏子 |
| 並不傻呀 |
| 進說甚麼來 |

縫子之病與進之書信

和尙

進

中尾

進之歸來

新世界

回來了

同聚一堂

尾聲

母與子

下島進

【一】

我的名是平山平六。年四十八。職業是著作家。身長五尺八寸五分。身重八十六斤四兩。時有增減。雖有妻而無子。

我的容貌，我種種的評判，我希望諸位去問他人。我的性質，我想諸位自然會漸漸地明白罷。而且不明白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。

有一天有一箇二十三四歲的青年來訪。那也並不是怎樣稀奇的事，下女把名片拿進來，我只看一看名姓便放在桌上，沒多大會兒那位青年便到

我書齋裏來了。我的書齋是兼客室的。祇爲沒有餘屋，再則就有人到書齋裏來我也滿不在乎的。

青年進來的時候，把我嚇了一跳，因爲太像我所不能忘的野野村的青年進來了。說是偶然生得相似罷，但是這麼相似的男子我從沒見過。

我知道野野村生有一個女孩子，男孩子是沒有的。我想或許是野野村的弟弟罷，重新又把名片看了一下，分明寫着：

下島進。

我想是野野村的外甥也說不定，這是我一瞬間的轉念。

青年下島進殷勤的說了些話，又向我行禮。說話的樣子，行禮的樣子，都令人想起野野村來。

野野村是可惋惜的男子。二十八歲的那年死了，死於流行感冒。我的朋友中沒有像野野村那樣有望的，至少我在野野村面前是要低頭的。雖然

在學問上並沒有成功，但是頭腦確是好。他是異常銳利的男子，一言一句沒有不是從肚裏發出來的；對於相手方思慮之不周到處看得異常清楚而與以補足。

我之能有今日，可以說是託野野村的福。因為野野村家裏有錢，在我們裏邊讀書讀得最好。死後已經二十三年了。野野村比我大三歲，無論什麼時候總是他指導我們。他做的文章雖然並不到完成的程度，然而內裏有火力，能令人一看便覺到他前途成就有不可限量的氣魄；正計畫着寫一長篇的作品，那個計畫也有了大略的輪廓了，以後便要着手工作了，不幸在那個時候，他却為病魔所吞噬了。

我那時只是想天道不公，天道不公！因為我非常愛野野村，又非常尊敬野野村。但是我心底又似乎覺着與其說是好敵手，不如說是具有壓倒自己力量的男子死了，起了彷彿安心的一種感想。雖然起了這種感想，我在

愛重他確是事實。很長一個時期，我覺得寂寞，不知怎的感得空虛，感得無論什麼地方找不到可以補填這種空虛的人。

現在看見

了像野野村的青年。

確是很像

。他的美而銳的眼睛寬而美

是因為我把青年的一切動作都想到了我的亡友身上的緣故罷，祇是無論



下 島 進

的額，眉毛的樣子同寬量，鼻子的形狀，以及其他所有的表情，聲音，動作，許是因為我對於二十三年沒看見的朋友記得不清楚，也許

如何，二人間竟找不出一點兒相異之點來。

甚麼地方總會有相異處罷，我可是不曉得。如果有，就是比野野村沉寂一點兒，反過來說，有些地方很承得住氣。

野野村是火一般的男子，而這位青年也是火一般的，同時於任何一瞬間又像了冰一般。我不能不打聽打聽這位青年了。

「你是野野村的外甥嗎？」

【一】

下島進答：「不是。」

「你同我的朋友野野村一點兒關係也沒有嗎？」

「也許可以說是遠門親戚罷。」

「是麼？我一見你嚇了一跳，我以爲是野野村進來了。你太像野野村

了。」

「是麼？是相像嗎？」

「完全相同。我若是不知道野野村沒有男孩子，我就要當你是野野村的兒子呢。」

「竟那樣的像野野村先生嗎？」

下島聲音很低口吃似的說。我看他有些像害羞。

「野野村真是可惜了。」我這樣說了纔覺得下島對於野野村的事情太清楚，有些不可思議。但是野野村雖然因為死得早沒有完成偉大的事業，然而他做的文章儘可使人記憶他的名字。特別是我有機會常在自己作品上面誇獎野野村，那麼下島知道野野村也是當然的事。

於是便又談別的話。

下島說他時常想寫小說，劇本，然而寫的時候又非常不容易，結局說

要請我看一看他做的東西。我對於請我看原稿的大概是謝絕，但是對於下島，很奇怪的，抱了一層厚意，很高興的與他約下替他看稿。

於是我便問下島，令尊做些甚麼事？他說：

「家父已經死了。」

「令堂呢？」

他很羞澀的說；「用匿名寫些通俗小說。」

「令堂做小說麼？」

「雖然做，却祕密着。」

「是用的什麼匿名呢？」

「據說是絕對秘密的。我雖知道，對我也不肯說。」

「多大年紀了？」

「四十六歲了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二十二了。」

「我以為你有二十四歲了

」都說我長得老。」

「你不好好兒的幹不行喲！我簡直以為你是野野村的再生一樣，真是

沒有法子。」

「祇好儘着幹，幹到那裏是那裏。」

「日本現在是到了好的青年不出來不行的時候了。」

「形形色色的都出來了啊！」

「你喜歡誰？」

「可以使我喜歡的人的作品我還沒讀過，至少在年輕的人裏邊是這
樣。」

「不必，就是把我包含在裏面也不要緊。」

「我對於先生的作品是尊敬的。」

「那些事情怎麼樣都好，不過你總要振起精神來幹，像野野村在二十三四歲的時候一樣。那個人若是活着，已經是氣吞天地了。」

【三】

下島像是想說甚麼，然而沉默住了。於是話又轉到他方去了。

他好像有些客氣，但是他的一言一句都好像從心底裏發出來的；不費思索亂說的話一點兒也沒有。他的英氣煥發的面貌，燃燒一般的意力之閃灼，不由得給我一種快感，不由得令人覺得他是一位可信賴的青年。

下島對於日本的新文學雖不滿意，但他相信最近的將來會有趣味的東西生出來。他說他自己也有兩位前途有望的朋友，他們辦着回覽雜誌。

我聽了他的話，我想起我年青時的事了。野野村活潑的樣子湧現在我目前了。我想他若是活着，現在一定有極可觀的工作罷，他徹底的在與多數的敵人戰鬥罷。野野村的頭腦確是好，意志堅強，並且又是用功，外國語也很好。

下島問：「你的書我可以看看嗎？」

我沒有很好的書覺得很不好意思，然而却高興的說請看罷。

下島很高興的把我的書櫃翻了一下，於是選了一本書，說是借給他看看，我很喜歡的借給他了。

下島又問可以常過來麼，我說一定請常來，他喜歡極了。

「我想甚麼時候可以細談的。」說着便回去了。

過了兩三天，從下島那裏來了信，三分票貼着兩張。我趕快拆開看時，很密的足寫了八張稿紙。

我讀罷那封信驚異了。信是這樣寫的：

「前天突然拜訪，多蒙厚意招待，感謝得很。那時候說了我心裏不願說的謊，甚爲不安，所以纔寫這封信，請讀到末尾爲幸。」

「說實在話，野野村是我的父親；這樣說您一定很驚異罷？這是我們母子以外誰也不知道的事實。家母守這種秘密一直到現在。我知道這種秘密是三四年以前的事。然在那時候，真正的事實我還是不清楚的。」

「我決心幹文學的時候，我讀我家裏存書的時候，讀到我父親的書，有一張父親寄給母親的明信片掉出來了。明信片上雖然沒寫着什麼可疑的事情，然而無論如何是彼此很相知纔能有那樣的文句？我問我母親『認識野野村先生嗎？』母親沒說什麼，沉默的看我最後說：『你念了野野村先生的書作何感想？』我說：『很佩服。』母親稍爲思想了一下，終於哭出來了。我驚駭得不知怎麼好。母親哭了不大會兒，只說了一句：『野野村」